

人间真情

我的父亲

◎郑鉴玲

我的父亲离开我已经十八个年头了。

父亲离开我时我的女儿快要出生了，父亲离开一个月后女儿出生，女儿今年已经十八岁了。所幸在父亲离世前的一个月，我在暑假里回到娘家。每天拖着笨重的身躯陪在父亲身边，哥哥姐姐他们为了照顾父亲，个个都消瘦了。现在想想如果不是那些日子的陪伴，我不知会悔恨到什么时候，或许会遗憾终生。

我的父亲郑讳名锡荣，兄弟中排行老大，老二夭折，所以我们还有个三大——德荣。渭北人把爸称为大，我多少年纳闷为什么父亲叫这个名字。后来才发现：锡乃赐也，上天赐我父亲以殊荣，全在我辈之努力。父亲在世七十二年。他70岁那年，我母亲积劳成疾离他而去，儿女们在忙着母亲的丧事。而他一个人躲在角落哭得湿了衣衫。他因悲痛，人瘦了一圈，后来情绪也变得异常烦躁，经常和大家意见不合，于是我把他接到宝鸡。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忙得好像也没有陪父亲去过别处，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回家，我只陪他去法门寺转了一趟，他就坐上汽车回家了。

父亲是一个勤劳节俭、乐观开朗、通情达理、严慈相济的人。说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禁流下来。虽然记忆是从我六七岁时开始，有一天因我不听母亲的话，站在老家四合院的屋檐下哭闹而不去扫院子，父亲从南门进来，嫌我哼哼唧唧就给了我一巴掌。那一个耳光是我一生中唯一一个耳光，我的耳朵仿佛现在还在嗡嗡作响，那个耳光让我明白不听话不认真做事是要受到惩罚的。父亲经常训诫

我的话仿佛都是名言似的，“满招损，谦受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父亲的威严让我对他的话谨记在心，总是很认真地学习和做事。

我在外求学，回家的日子不多，但父亲一见到我总是笑容满面，或许是年纪大了，脾气就小了。他总是很神秘地把我叫到他的红木箱子边，说爸给你藏了好吃的，说着就打开箱子，取出核桃、苹果、罐头、点心等。最有趣的是，他经常会从他那满是烟叶的衣兜里掏出他总是装了很久浸满烟味的水果糖。我为了讨好他，就欣欣然当着他的面，剥开花花绿绿的糖纸，塞进嘴里，皱着眉说：好甜！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在漫长的冬夜为我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父亲便在一旁给她讲《三国演义》、讲《水浒传》。温馨的火炉旁常常能听到父亲说书的声音，母亲的脸庞便在这温暖的灯光里绽开了笑容。因为祖父早逝，父亲只上过几年高小，一生辛苦养老携幼，抚养了七个儿女，但他最终还是戴着老花镜看完了他自己钟爱的《三国演义》。父亲因为读书而与众不同。他明事理，讲忠义，重担当，常常帮乡亲们处理纠纷，是村里的调解员。听母亲说，我的祖父是一位教书先生，可惜只活了36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留下祖母和我的父亲、叔父母三人相依为命。那时父亲12岁，叔父才6岁。作为长子，父亲从小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和我母亲一起奉养我的祖母，供我叔父上完了大学，还养活了七个儿女，着实不易！难怪我的叔父一提起我的父母便热泪滂沱，感念不已。

父亲虽然离我而去了，但他的精

神、他的音容笑貌、他对儿女的言传身教、他的高风亮节、他的潇洒风度，永远激励我做一个人正直向上、严慈相济的教育工作者。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斯人已逝，家风永流传。



那一年，你离开我

◎杨岚

那一年，听说西工大附中要在宝鸡招一名初二学生，我给女儿报了名。记得她参加考试的那天感冒很严重，鼻涕都挂不住，因为不抱希望，所以也没有好好去准备，她爸爸带着她拿了个文具盒很随意地就去了。当成绩出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觉就像天上掉下馅饼那样不可思议，她竟然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意外的惊喜，可高兴过后，问题来了，我们真的要送孩子去外地上学吗？我问自己。她才13岁，就像温室里一朵稚嫩的小花，在我们小心翼翼地呵护下成长，并没有一点独立生活的经验。西安距我们有将近二百公里的距离，而现实的我也做不到放弃工作去做陪读妈妈。

我多方打听，有朋友提醒我要慎重，她家孩子去了名校后因为压力太大，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最后还耽误了学业。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后，我认为孩子的健康与快乐最重要，于是决定放弃。可女儿的态度很坚决。最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将孩子送进了那所学校。

生活状态的突然改变，加上她不会照顾自己，住校后的第一周，她就发了烧。可我的孩子，她怕我们担心，竟然没有告诉我们，而是自己吃了我们提前为她准备的药，告诉我们的时候，她已经快好了。

这么小的年纪就懂得设身处地为爸爸妈妈着想，真是让我倍感意外。知道的那一刻，我哭了。心疼、感动、欣慰，种种情感汇聚在一起从心底涌了上来，变成了眼泪的催化剂，让我泪流不止……

那段日子，对于我来说，是寸阴若岁，心也感觉像是悬在半空中一般，每天下班，都在等待她放学后的那个电话，从电话里，我能敏感地捕捉到她的情绪。她高兴，我提着的心便能轻轻地松上一松；她要是稍微表现出一点点的不开心，我便心急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到她

身边去。因为十多年来她每天都在我身边，这样突然的分离，我不能适应。

想她，担心她，每时每刻。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她那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盼望时间能过得快些，盼望周末，一到周末我便可以去看她，只要看见她，我就可以心安了。周末我们去看她，学校附近的酒店就是我们临时的家，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欢天喜地。晚上，她枕着我的臂弯入睡，我搂着她的那条胳膊，一刻也不舍得松开，那种温暖与感动至今萦绕在我的怀中，每每想起，都无比幸福与温馨。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一到周日下午，我们必须回家。离开时她会笑着向我挥手，可转身之后，我都会泣涕如雨，因为我能感受到，我的孩子她并不快乐。

第一学年的期末家长会上，班主任老师将孩子们的期末试卷摆放在每个人的桌面上，我翻看了她的语文试卷，被她的作文吸引。她选择了《回眸》做了作文题目，文中，她写到了和我每次分别时的情景与心情。那时候，我们无意，却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一次，都是笑着挥手说再见，而我，一转身，却是另一番情形。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也会这样。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着泪读完她的作文。从孩子短短的文字里我才了解到，我的孩子，她其实并不完全是我眼睛看到的样子，我感动于她的善解人意，惊异于她自我克制的能力，脱离了我们的怀抱，她成长得更快。

一学期之后，孩子和我们都已渐渐适应，她的学习成绩也在逐渐提升，初中毕业，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了西工大附中的高中。高中以后，她在自己房间的墙上贴了一张小纸条，上面记录着她每一次测验的成绩与目标成绩。

那一年，你离开我，朝着你梦想的顶峰跋涉，我站在与你离别的路口，望着你渐行渐远的背影，一次次，被泪水淹没……

母亲的文化观

◎吕万才

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但却非常喜爱文化，母亲逝世后，在我写的悼词中，特地颂扬了她酷爱文化、支持子女学习的可贵精神。

1954年春天，父亲突发脑溢血离世，我家如同遭了大难。全家13口人，上有80多岁的爷爷、奶奶，下有几个年幼的弟妹，家里的大小事情和十几口人的衣食住行，全都压在了母亲身上。爷爷把几个亲戚聚在一起商量，要我停学养家。那一年，我正在上初中。母亲一听坚决不同意，她哭着说：“眼下确实很困难，而娃都上初二了，一定要让他把初中念完，家里的事我撑着！”1955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凤翔师范，母亲搂着我激动地哭了。我知道，如果没有母亲的毅然决断，我肯定辍学了。

母亲对于堂兄的上学，也非常支持。堂兄幼年时就失去了父母，由我的父母亲抚养。

母亲待堂兄如同自己亲生的儿子。她常说：“他吃了我手中的饭，我一定要把他抓养成人。”堂兄上完小学，麟游县没有中学，母亲就送他去了彬县。堂兄后来能走上工作岗位，和母亲支持他读书不无关系。

父亲去世不久爷爷又去世了。那年夏天我上初三了，几个弟妹上小学，纷纷伸手向母亲要钱。母亲含泪说道：“不要怕，应该上学的，再难也要去！”她含泪把一辆牛拉车卖掉了。就这样，我们兄弟姐妹6人都由母亲经营着上了学。

1964年夏天，二妹初中毕业考上了宝鸡卫校，全家人都很高兴。可有人就

劝母亲：“女孩子终究是人家的，你家里这么困难，让别再上学了！”母亲对劝她的人说：“正因为是女孩子，我才非供她上学不可！”

三弟上学很晚，因“超龄”上完小学就退学了。对三弟的失学，母亲一直很伤心。1965年冬，三弟应征入伍。临走时，母亲拉着三弟，哽咽着叮嘱：“在家读了你上学，现在送你到解放军大学里去，你要补上没有上完小学的课。”四弟最小，上学条件也是最好的，参加工作后母亲鼓励他继续上“电大”，四弟成为我们兄妹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

我同妻子订婚时，妻子并不识字。母亲执意劝解我：“你要动员她去上学。”现在妻子能够读书看报、写家信，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常常对母亲为我们兄弟姐妹付出的牺牲而内疚和不安，但同时又有这样一位宁肯受苦受累、节衣缩食也要供子女学习文化的母亲而感到骄傲。

再回故园

◎严永平

推到了作坊前，静等开门营业。爷爷带领着他的儿女们，从启动轰隆隆的机器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天长日久，这些营生使家里的光景和基本生活问题得到很大的改善。

去年，初为人父的我沉浸式顿悟了孩子之于我的永恒意义，我之于父辈们的支撑和想念。四世同堂给爷爷带来了儿孙绕膝的欢愉和对人生的满足，可爷爷却常提出自己不在后的一些事情，甚至年前上坟的路上都特地指给我以后安埋他的坟地，我嬉皮笑脸地迎合着爷爷的一本正经。偶尔，我会将这些事讲给父母和妻子，父母关于这件事是少语的，妻子常会提醒我工作再忙也要多回老家转转。去年年末孩子周岁，于我而言，年关将近，气温骤变，就不去接爷爷了，过一两天就可以回家过年了，来回折腾，老人受罪。可妻子却坚决要接爷爷来。在她的坚持下，我安顿好相关事宜，兄长特地从西安回到老家接来爷爷，促成了一场四世同堂的珍贵团聚。妻子说道：“娃的周岁，爷肯定比你高兴。”现在想来，我已泣不成声。

如今带着妻儿站在宽阔的院落，高大的核桃树枝繁叶茂，两棵柿子树枝干苍劲有力，一切和小时候一样，只是少了一种声音，我不能呼喊，也不能回应。

我们村上的好媳妇

◎侯育育 王恭

今天给大家讲一位农村儿媳精心照管88岁婆婆的故事。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88岁高龄的王老婆婆正惬意地坐在村口晒着太阳，旁边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为她梳理着缕缕银发，盘上一个结，别上一根簪，然后亲切叫一声：“娘，舒服吗？”只听婆婆爽朗地笑着说：“舒服很！”这位给婆婆梳头的中年妇女，就是岐山县蒲村镇南庄村王老婆婆的儿媳王熊丽。她是这个村里公认的好媳妇。她服侍孝敬婆婆的事在左邻右舍中传为佳话，四邻八乡的知情人说起王熊丽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一声：“她真是个好儿媳！”

其实，王熊丽也是个身有残疾的农村妇女。但她对孝敬婆婆、操心照顾婆婆身体的事却十分用心。多年来王熊丽一直同婆婆住在一起，照顾婆婆的起居生活。自三年前婆婆生病后她就直接搬到婆婆房间里来住，晚上和婆婆睡在同一个炕上，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她都和婆婆在一起。婆婆有时失忆，晚上起来好几次，她就陪婆婆坐等天亮。每天早上，她为婆婆穿衣洗脸；晚上，为婆婆脱衣洗脚。只要一有空，就搀扶着婆婆到室外，冬天晒太阳，夏天乘凉。平时，还陪着婆婆聊聊天，讲讲村里村外的新闻、

故事，让婆婆从不寂寞。除了给婆婆定期洗头、洗澡、换洗衣服外，还精心为婆婆做好一日三餐，每天的饭菜都用心变着花样，让婆婆吃得可口、高兴、开心。婆婆逢人就夸，我儿媳人勤快、心善良、孝敬我，我的生活天天像过年。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正好是星期天，我们一起去参加公益活动，到王熊丽家看望王老婆婆。我们进屋就看到王熊丽正在为婆婆更换尿湿的床单尿布。换好床单，她又端来一盆热水，轻轻为婆婆擦洗身子，换好内裤。然后她又冒着冬日的寒冷，去清洗刚换下来的床单衣裤。听邻居们说，王老婆婆大小便失禁、拉床拉在衣服是常有的事，这几天还算好，多的时候一天两三次都有。去年6月的一天，王老婆婆不慎摔倒，骨折住进了县医院，王熊丽跑前跑后，不顾自身劳累，照管护理婆婆，王老婆婆很快得到康复。许多病友看到王熊丽细致入微地护理和精心照顾王老婆婆，开始都以是王老婆婆的女儿，后来才知道是儿媳。在场的医护人员和病友们非常感动，出院时都夸赞老婆婆有福气，遇到这样的好媳妇。王熊丽精心照管婆婆、孝敬老人的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大家都为王熊丽的孝行点赞叫好。



爷爷走了，横亘在儿子女儿们前面的一面墙永远地倒了。

爷爷离开后的第三个周末，我一如既往带着妻儿回老家看望。虽然，儿时的记忆被村庄的新颖变化一次次刷新和删减，但一走进爷爷的院落，便一切又回到了当初的模样。

自我记事以来，爷爷算是村里有文化的致富能人。爷爷凭借对电学知识的擅长成为镇里驻村的电工，贫瘠落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电的稀缺和应用，使得爷爷成了那时方圆几里的大忙人。记得我上学时，爷爷还经常提起当初和村里的乡亲们拉电立杆的往事，每谈及此，他总是乐此不疲，神采飞扬，那些勤

劳质朴的奋斗身影就会不止一次地在我脑海里呈现。至今走在村子的麦田里，还留存着爷爷当时安装的水泥柱式的电线杆，不过现在不再发挥作用，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家里人口多，基本的吃饭问题使得爷爷不得不努力奔波。借助掌握电学知识的优势，爷爷开办了紧俏的榨油坊，随后又引入了粉草机（用于给农村圈养的牲畜制作饲料的机器）。听家里人说，那时他们一年四季总是起得很早，有时还没等到起床就有人家需要将压榨的菜籽、粉碎的草料